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新世纪戏曲研究文库
江巨荣 主编

二十世纪 戏曲文献学述略

苗怀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 戏曲文献学述略

苗怀明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新世纪戏曲研究文库
江巨荣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苗怀明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8
(新世纪戏曲研究文库/江巨荣主编)

ISBN 978-7-309-13601-2

I. 二… II. 苗… III. 戏曲史-史料-中国-20 世纪 IV. J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8567 号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

苗怀明 著

责任编辑/王汝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3.5 字数 300 千

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601-2/J · 355

定价: 8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苗怀明，男，1968年生，河南平舆人。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出版《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吴梅评传》等多部学术专著，在《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献》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gudaixiaoshuo123）创办人及主持人，兼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

引 言

在中国古代,虽然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同被正统文人拒于文学殿堂之外,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但细加辨别,两者的生存处境还是有所不同。这正如半个多世纪前一位学人所概括的:“就唱曲与小说两者来看,在以往一般人的观念中,似乎觉得戏曲的价值,还比小说为高。”^①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文人的参与,但通俗小说主要还是受市场推动和调节,相比之下,文人士大夫对戏曲却有着更为广泛、深入的参与,戏曲成为他们诗酒之外的主要娱乐方式,成为他们寄托怀抱、抒写性情的一种艺术载体。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前,戏曲文献的积累较之通俗小说要丰厚得多。自明代中叶开始,戏曲的创作、演出、点评、刊刻及收藏就不断受到一些文人的重视,部分公私藏书目录也开始记载此类书籍。到了清代,有些文人甚至将戏曲作品收入个人的文集中刊刻传布,以期传世,关于戏曲的各类著述屡有出现,所有这些无不为后世的戏曲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学术积累。

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文人士大夫对戏曲的参与大多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有些人的收藏则着眼于宋元旧本,而不是戏曲本身,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很少有人会将此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事业来看待,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有限,缺乏像治经史那样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对有关问题的探讨多停留在著录、品评及校勘的阶段,“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②。戏曲史家钱南扬对此曾有十分精当的总结:“剧曲之

① 森《中国戏曲观念之改变与戏曲学之进步》,《文史杂志》4卷11、12期合刊(1944年)。

②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学,肇始朱明,注释考订,往往浅陋不足观。清人学问,远迈前贤。惟目曲学为小技,经史百家而外,国学大师所不屑道。”^①在这种较为不利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自然也就谈不上出于学术目的对戏曲文献的有意搜集、整理和保存,戏曲文献散失的情况较为严重。

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戏曲研究始于维新变法后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学界革命,在这场运动中,借助西方思想资源和救亡图存的特殊文化语境,戏曲、小说等民间通俗文艺受到空前的重视,社会文化地位迅速提升,得以与诗文平起平坐,戏曲研究由此获得了价值意义上的正当性,被纳入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二十世纪戏曲研究的基石是由王国维、吴梅、董康、姚华等人奠定的。较之传统曲学,这些学人的观照视角、研究方法及表述方式有着明显的变化,对文献资料的要求和使用也全然不同,他们的研究无所依傍,极具开拓性。由于没有现成的文献资料可资利用,戏曲研究工作必须先从资料的搜集整理这一最为基础的工作开始。以王国维为例,在撰写《宋元戏曲考》之前,他从版本目录学着手,在文献资料方面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先后完成《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等著作,正是因为“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王国维才很这样自信地评述自己的研究:“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②这些经典性的研究构成了二十世纪戏曲研究的坚实基础和良好起点,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其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戏曲研究得到学术制度的保证及学界的广泛认可,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专学。在此背景下,作为戏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戏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戏曲文献学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获得长足进展。数代研究者的努力构成了一股合力,推动了戏曲文献学的良性发展,使戏曲研究得以在一个学术积累十分丰厚的坚实

① 钱南扬《戏剧概论》,《文史杂志》4卷11、12期合刊(1944年)。

②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平台上进行。

二十世纪古代戏曲文献的不断发现、整理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体现着百年戏曲研究的整体特色,同时也决定着戏曲研究的基本格局和走向。因此,在戏曲研究建立发展近一个世纪的今天,对这项工作认真全面的回顾和检讨就显得十分有必要,这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伴随着戏曲研究的进程,对戏曲文献搜集、整理及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总结也一直在进行中,从郑振铎的《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到叶德均的《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从俞琳的《简述三十年来的戏曲文献资料工作》到吴书荫的《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①,都是对不同时期戏曲文献研究工作的总结,这些都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参考资料。

但不可讳言,这些文章还存在一些未尽如人意处,比如多是具体文献的排比罗列,还不够全面、细致和深入,限于客观条件,还缺少从整个学科发展的角度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正如吴书荫所言:“至今还没有一部像戏曲文献史或戏曲文献论的专著,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②这种缺憾也就为笔者提供了可以发挥的学术空间。“希望年轻的一代学人能尽快撰写出有分量的戏曲文献学的著作,既是对这门学科历史的全面总结,又是对新世纪的展望和贡献”^③,前辈期望至殷,后生安敢懈怠。笔者不过是抛砖引玉,做些力所能及的前期工作,还期待大方之家的指教。

① 郑振铎《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载《郑振铎文集》第五、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叶德均《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载《东方杂志》43卷7期(1947年);俞琳《简述三十年来的戏曲文献资料工作》,《戏曲研究》(第4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吴书荫《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冬之卷。

② 吴书荫《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冬之卷。

③ 同上。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的创建与演进(上)	1
第一节 公私戏曲文献的收藏与著录	3
第二节 海外戏曲文献的寻访与著录	19
第三节 戏曲文献的整理与刊印	27
第四节 戏曲文献的重大损失	41
第二章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的创建与演进(下)	44
第一节 当代戏改与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	44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文献学的新进展	51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文献的整理与刊布	64
第三章 二十世纪港台海外戏曲文献研究述略	119
第一节 港台地区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122
第二节 海外地区戏曲文献的收藏、整理与刊印	137
第四章 二十世纪新发现重要戏曲文献述略	145
第一节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146
第二节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152
第三节 清昇平署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159
第四节 车王府曲本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166

第五节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172
第六节	明成化刊本《白兔记》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181
第七节	天一阁蓝格抄本《录鬼簿》及续编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190
第八节	《九宫正始》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199
第五章	二十世纪戏曲曲文辑佚述略	209
第一节	南戏戏文辑佚述略	209
第二节	元代杂剧辑佚述略	217
第三节	二十世纪戏曲曲文辑佚的得失	220
第六章	二十世纪中国戏曲目录学述略	224
第一节	二十世纪戏曲目录学发展概况	225
第二节	二十世纪戏曲目录学若干重要问题综述	280
第三节	二十世纪目录学的发展演进与戏曲著录	300
第四节	二十世纪戏曲目录学的得失	310
结语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与戏曲史研究	314
	二十世纪大陆地区出版中国戏曲论著要目编年	321
	二十世纪下半期港台地区出版中国戏曲论著要目编年	352
后记		366
修订版后记		368

第一章

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的创建与演进(上)

根据二十世纪各个历史时期戏曲文献发现、整理和刊印的不同特点,大体上可以将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的创建和演进过程分为解放前与解放后两个大的阶段。以下分别叙述。

解放前为戏曲研究的形成完善阶段。虽然明清时期一些文人士大夫对戏曲已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因历史条件和思想观念的限制,关于戏曲的著述多是零星的赏析文字,有关收藏也多是从小版本的珍稀角度考虑,他们不可能从戏曲史的整体发展方面着眼,所积累的资料也就十分有限。因此,在戏曲研究的创建阶段就需要先从资料的搜集、辨析和整理这些最为基础的工作入手。“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①,郑振铎的这段话说的正是戏曲史草创阶段的情况。这一时期戏曲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和特色也正体现在对戏曲文献的发现和整理上,文学观念的变化使原先许多不为人所注意的材料得到充分重视,加之近现代藏书事业处于从私人藏书向公共藏书过渡的阶段,社会较为动荡,许多藏书家以前秘不示人的珍贵典籍大量散出,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戏曲资料。因此,这一时期戏曲史料的发现也就显得特别多,这正如郑振铎先生半个世纪前所总结的:“元、明以来戏曲文学的研究,乃是,除‘词’

^①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新序,《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4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之外,这三十年来的最有成绩者。”^①

与此前不同的是,这种对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已超越了明清藏书家那种以收藏为乐的玩赏阶段,并上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表现为一种学术上的自觉追求,“西谛对于历代文学作品,总是按照中国文学发展过程,大力推行搜访工作”^②,这是一位研究者对郑振铎收藏理念的概括,同时也道出了戏曲文献搜访的新特点。这种对戏曲史料的重视是近代以来人们戏曲观念转变的必然结果,以戊戌变法后的文学界革命为起点,经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提倡,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在文学殿堂的地位得以提升,戏曲研究逐步展开,人们开始重视对戏曲史料的有意搜集和保存,这正如胡适当年所总结的:“近年文学的观念渐变了,文人学者渐渐知道戏曲为六七百年来的代表文学的一大宗。”^③而真正成规模、有目的的搜集,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此时,戏曲史研究已走进大学课堂,被编入文学史教材,对戏曲的重视已从观念上的改变落实为研究者严肃认真的学术研讨,戏曲史研究的学术机制得到一系列社会文化制度上的保障,吸引了一批研究者,戏曲文献资料的搜集也变成一种严肃的学术行为。因为研究者的提倡和带动,戏曲史料逐渐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并出现了这样的文化现象:“收藏旧剧曲的人渐渐多了,一部明刻传奇的卖价往往可抵得二十年前的一部元板名人集子。”^④这样,戏曲观念的改变和戏曲史研究的展开就使原先仅为饭后余资的材料变成珍贵的文学史料。

对这一时期戏曲文献的发现、整理及研究情况,郑振铎、叶德均等人都曾专门撰文进行过梳理和总结^⑤。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戏曲史料的发现、整理与研究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① 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郑振铎文集》第六卷第4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赵万里《西谛书目序》,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③ 胡适《曲海总目提要》序,天津古籍书店1992年版。

④ 同上。

⑤ 参见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郑振铎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叶德均《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东方杂志》43卷7期(1947年)。

第一节 公私戏曲文献的收藏与著录

首先应该提及的是那些戏曲研究先驱者的巨大贡献,他们带有明确学术目的的搜求和挖掘使许多珍贵的戏曲文献汇集起来,完好保存,并得到充分利用,极大地推动了戏曲史研究的良性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藏书事业正处在由私人收藏向现代公共藏书业发展的过渡阶段,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刚刚起步,收藏还不够齐全,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这样图书资料的个人收藏对学术研究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描述的:“国内的图书馆,可以屈指而数。所藏大抵以普通古书为多。如欲专门研究一种东西,反不如几个私人藏书楼之收罗宏富。小说戏曲,更是国内诸图书馆不注意的东西,所以要靠几个国内图书馆来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结果只有失望。”^①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也正体现着这一特点。

那些戏曲研究的先驱者因文学观念的进步,突破了前人藏书的偏见,得风气之先,专门搜集先前不为人注意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资料,为戏曲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学术积累。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藏书家,但收藏理念已不同于前人,他们的收藏不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是有着庄严的学术使命感,学术研究与文献搜集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后来,他们的藏书大多捐赠给国家各级图书馆,这也正可以表现出这一点。更为难得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如郑振铎、吴梅、傅惜华、马廉等人,其自身不仅是藏书家,收藏了大量珍贵的戏曲文献,而且更是戏曲史研究专家,将文献的收藏与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从事戏曲研究不仅时间早,而且成就卓著,或出版论著,或编选整理,是戏曲研究创建阶段的中坚力量。以下分别简要介绍。

在现代戏曲收藏家中,郑振铎可以说是投入精力最大、坚持时间最长、收藏数量最多的一个,用他本人的话描述就是“搜访所至,

① 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小说月报》18卷11期(1927年)。

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①。其藏书范围十分广泛,从历代诗文别集、总集到民间通俗文艺,从古代版画到政治经济史料,无不在搜罗之列。其个人藏书规模是惊人的,可以抵得上一个中等图书馆,据其捐赠给北京图书馆藏书编制的《西谛书目》一书所收,除外文书、通行常见旧版书和新版书外,其藏书仅古籍部分就多达7740种^②。正如一位学人所言:“就数量和质量论,在当代私家藏书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③古代通俗文艺文献包括小说、戏曲、弹词、宝卷等是其藏书特色和精华,也是他一生用力之所在。他本人颇为自得地说:“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得独多。”^④其好友叶圣陶曾这样描述他:“就书的类别而言,他的搜集注重戏曲和小说,凡是罕见的,不管印本抄本,残的破的,他都当做宝贝。”^⑤

郑振铎大约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从事戏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虽历经战乱、贫困、书籍散失而坚持不懈,得以收藏许多珍贵的戏曲资料,如隆庆间刘龙田刊本《西厢记》、嘉靖间刊本《雍熙乐府》《九宫正始》等,其帮助北平图书馆购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传奇经历更是被学术界传为佳话。其收藏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⑥。至于他一生收藏戏曲的总量,因屡有变更,很难作出准确的统计。不过由下面一件事可以见出其收藏之富之精。1932年11月19、20日,郑振铎先生曾在其北京的住所举办《北西厢记》展览会,陈列明清刊本《西厢记》27种,其中除6种借自北平图书馆外,其余都出自其珍藏,“多为坊间所不易得之善本”^⑦,仅

①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4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西谛书目》6卷题跋1卷,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③ 赵万里《西谛书目》序,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④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4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⑤ 叶圣陶《西谛书话》序,三联书店1983年版。

⑥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新序,《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4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⑦ 容媛编《二十一年国内学术界消息·北西厢记展览会》,《燕京学报》第12期(1932年12月)。

《西厢记》一剧就收藏如此多版本,其藏曲的丰富精良可以想见。有人称其“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其所藏为海内私家之冠”^①，“关于小说戏曲之秘籍,收藏为一时海内冠”^②。只要对郑氏的收藏情况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这并非虚言。

郑振铎的戏曲收藏以 1939 年为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收藏的戏曲类书籍据《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附补遗》一书所收就达 367 种^③,而这只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并非全部收藏。抗战时期,这些戏曲书籍有些在战乱中散失^④、有些出于“兵燹频仍,保存不易”的考虑转让给北平图书馆。他曾分两次向北平图书馆转让善本戏曲 84 种^⑤。稍后,他又振作起来,重新开始戏曲文献的收罗,“凡是罕见的,不管印本抄本,残的破的,他都当作宝贝”^⑥,据说抗战时期“从徽州、苏州、扬州、浙东等地流到上海的杂剧传奇中的精本,十之六七都归西谛所有”^⑦,因而又得到不少精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纂的《西谛书目》一书统计,其曲类收藏已达 667 种。这样,其一生收藏的戏曲文献除去重复,总数当在千种以上,这在现代藏书家中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其全部藏书最后都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得到妥善保存,今天仍然在为众多读者服务^⑧。郑振铎利用自己的收藏编选、影印了一些戏曲选集,如《清人杂剧》《古本戏曲丛刊》等,将珍本秘籍公之于众,为学术研究服务。

吴梅是戏曲研究的先驱者,成就斐然,学界多将其与王国维并推为曲学研究的两大宗师。他首次将戏曲引入大学课堂,多年在北京大

① 《国立北平图书馆入藏善本戏曲书》,《图书季刊》新 1 卷 4 期(1939 年 12 月)。

② 敬《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图书季刊》新 1 卷 4 期(1939 年 12 月)。

③ 据《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附补遗》,郑振铎 1937 年影印手稿本,其中收录明清杂剧 49 种,明清传奇 259 种,曲选 15 种,曲谱 19 种,曲话 12 种,另补遗 12 种,共 366 种。

④ 参见郑振铎《失书记》有关介绍,载《西谛书话》第 264—266 页,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⑤ 《北平图书馆入藏郑振铎所藏善本戏曲书籍》,《燕京学报》第 27 期(1940 年 6 月)。另见《国立北平图书馆入藏善本戏曲书》,《图书季刊》新 1 卷 4 期(1939 年 12 月)。

⑥ 叶圣陶《西谛书话序》,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⑦ 赵万里《西谛书目序》,文物出版社 1963 年版。关于郑振铎抗战时期藏书情况,参见其《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记续记》。

⑧ 其所藏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 97 种已影印出版,参见殷梦霞选编《郑振铎藏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百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年版。

学、东南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戏曲研究人才,如卢前、王玉章、任二北、钱南扬、王季思等皆出自其门下,他们后来接吴氏之衣钵,成为戏曲研究的中坚。正如时人所言:“曲学之兴起,风行海内,蔚然成观者,皆梅苦心提倡之功也。”^①

吴梅以毕生之力写曲、唱曲、研究戏曲,同时也十分喜爱古代典籍的搜求,其一生藏书有五六千种,数万册之多,其中有不少珍本秘籍,为此曾辟有“奢摩他室”和“百嘉室”两间书屋专门保存。戏曲类书籍是其特色收藏,数量大,质量精,国内藏家能与之媲美者屈指可数。人们或称其“藏曲之富,一时无两”^②,或称其“藏曲最富且精,为海内冠”^③,或称其“藏曲为海内第一”^④,或称其“有关戏曲方面的书籍,以及精本、善本、孤本在全国居于首位”^⑤。至于其藏曲是否真的能居海内首位,还需进一步核实,不过其藏曲之富之精则是毫无疑问的。

吴梅十分注意曲类文献的收藏,终生不辍,他利用到各地任教的机会购置图书,“南北遨游,手自搜罗者垂二十年”^⑥。比如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几年期间,“琉璃厂、海王村、隆福寺街,几无日不游,游必满载后车,自丁巳以迄壬戌,六年所得,不下二万卷”^⑦,对此,他感到很满足:“节衣食以购图书,力所能举,皆置篋衍,词曲诸籍,亦粲然粗具。”^⑧他并不是将自己的书籍秘藏自珍,而是公之于世,方便学术研究。他曾利用自己的藏书选编了一些戏曲集,如《奢摩他室曲丛》初集、二集、《古今名剧选》、《曲选》等,同时还让学生利用自己的藏书进行戏曲研究。其藏曲数量据他本人所说,“旧藏剧曲,几及六百种”^⑨。

《奢摩他室藏曲待价目》是吴梅藏曲的一个目录,这份目录编写在

① 常芸庭《吴梅小传》第3页,载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261页,世界书局1933年版。

③ 常芸庭《吴梅小传》第3页,载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卢前《吴瞿安先生事略》第4页,载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⑤ 王卫民《吴梅评传》第13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吴梅藏曲情况,该书有详细介绍,可参看。

⑥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261页,世界书局1933年版。

⑦ 吴梅遗嘱,转引自王卫民《吴梅年谱》,载《吴梅戏曲论文集》第53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

⑧ 吴梅《霜厓三剧》自序,1933年刊行。

⑨ 吴梅《奢摩他室曲丛》序,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1931年涵芬楼毁于日军战火之后,其中包括吴梅珍藏的用于编撰《奢摩他室曲丛》三集的曲本约30种。此事对吴梅打击很大,于激愤之下,“因取所存各曲总录一目,将尽让于人”^①,后来并未售出。这份目录尽管吴梅本人说是“举篋相让,毋劳遴选”,但所收并非吴氏藏曲的全部,该目共收书76部,327种,391册,有些书目后还附有吴氏本人的说明^②。不过,吴氏藏曲的精华多在此目,在不少曲目后,吴梅用“世未见第二本”、“弥足珍贵”、“海内无第二本”、“海内孤本”等评价,于此可见这些曲本的珍贵程度,也可见吴氏对其珍爱的程度。另据王骥《续补藏书记事诗》介绍,他曾见过吴梅手写的《百嘉室藏书目》,其中仅元明清曲目就有129部、476种,均为百嘉室上驷,而且有些戏曲如明富春堂精刻、清万红友堆絮园、唐蜗寄古柏堂、蒋心余红雪楼、黄韵珊倚晴楼等,“一部均不止一种,甚且一部有十余种,乃至数十种者”^③。吴梅去世后,其后人“体先人之遗志,已将一部分珍籍捐献人民政府,化私为公,使得读者能够读到不易读到的书籍”,这些捐赠的戏曲珍籍主要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有不少今天仍可以看到^④。

马廉在当时也是一位“藏书之精,声闻中外”的通俗文学研究者和收藏家,他十分注意戏曲小说这类过去为士大夫所鄙视的通俗文学文献的收藏,自号其书室为“不登大雅文库”、“平妖堂”。其收藏以小说最为有名,其中有很多罕见的精品,如嘉靖刊本《六十家小说》、万历间二十回本《平妖传》等,为此他将将自己的书室称作“平妖堂”、“雨窗欹枕室”。其戏曲收藏也很丰富。

1935年,马廉英年早逝,其藏书归北京大学图书馆,该馆共购藏

① 吴梅《奢摩他室藏曲待价目》自序,载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著《中国近世戏曲史》之附录五(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② 《奢摩他室藏曲待价目》,吴梅手录,古鲁借钞,载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著《中国近世戏曲史》之附录五(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另有《吴瞿安、许守白、陆诚斋、王孝慈所藏曲目》,民国抄本。

③ 王骥《续补藏书记事诗》,杨琥校点《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第15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

④ 王古鲁《重版本的修订增补》,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著《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华书局1954年版。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吴梅戏曲藏书目王古鲁于《奢摩他室藏曲待价目》中已标出,可参看。

马氏藏书 928 种、5 386 册,其中善本 188 种,并辟专室进行妥善保存。在这 928 种藏书中,有 360 多种戏曲书籍,其中明刻本 67 种,清初刻本 16 种,稿本 2 种,像明世德堂刊本《还带记》、继志斋刊本《荆钗记》、《埋剑记》、文林阁刊本《义侠记》、富春堂刊本《白蛇记》、稿本《今乐考证》、《方疑子二种曲》等^①,都是“天壤之秘笈,稀世之瑰宝”^②。此外,他还辑录、整理和收藏了一些戏曲目录,如《宋元南曲戏文目录》(明初附)、《江南图书馆藏戏曲》、《湖州陆氏所藏曲目》、《北曲联著目录》、《永乐大典戏曲目录》等。这些藏书构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通俗文学作品收藏的基础。

马氏所藏戏曲,吴晓铃先生曾编制有《鄧马氏不登大雅文库剧曲目录》,该目录据马氏藏书全目整理而成,“别为十四部,其全目失载者则据先生手批本曲录,北平图书馆书籍展览目录暨余所知见者为之补入,计收曲籍三百余种,各就所属,以时题系之,并为考之勾勒,凡撰人、卷数、版本悉著之篇,皆所以期世人阅而得知先生珍度之梗概也”^③。另傅惜华先生在“尽一月之力”、将马氏藏书“尽得饱读”之后,也编制有《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戏曲》,主要收录马氏所藏明代善本戏曲 34 种,并“粗记版本,撮述内容”^④。这些书籍今天大多仍保存完好,可供研究者查阅^⑤。

傅惜华在戏曲目录编制、戏曲史研究方面的成就早已为学界所公认,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得益于其丰富的戏曲文献收藏。傅惜华的戏

① 参见张玉范、王丽娟《马氏专藏调查报告》(庄守经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调查评估报告集》,北京大学图书馆 1992 年印)、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不过,马氏藏书并非全部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其中有一部分藏在当时的沈阳国立博物院,据关德栋《沈阳国立博物院马隅卿藏书选目》,马氏藏书有 24 种藏于该处,其中有明崇祯刊本《度曲须知》、明刻本《词林摘艳》等曲类书籍,见《文史杂志》6 卷 1 期(1948 年 3 月)。另南京图书馆藏有复写本《平妖堂藏书目》,无序跋、卷目,内收马氏藏书甚多,但曲类书籍不多,只有一些曲谱,可能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之外的书籍。

② 吴晓铃《鄧马氏不登大雅文库剧曲目录》,《图书月刊》2 卷 6 期(1943 年 1 月)。

③ 同上。其中有有一些为今人著述或今人编撰、刊刻戏曲书籍。

④ 傅惜华《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戏曲》,《文史杂志》第 6 卷第 1 期(1948 年 3 月)。

⑤ 2003 年,为纪念马廉诞生 110 周年及首都图书馆馆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与首都图书馆编辑出版《不登大雅文库藏珍本戏曲丛刊》(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全书收录马氏所藏珍本戏曲 64 种,采用影印方式出版,读者由此得睹马氏藏书的原貌。